



1921-2011

90

小说卷

中

纪念建党90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贵州人民出版社



1921-2011

90

小说卷

中

纪念建党90周年贵州文学精品集

贵州出版集团公司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草 青 青

何士光

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

苏 轼

下面这一段爱情故事，是我的一个朋友孙孟陶讲的。

那是五月里的一个晚上，黄昏刚刚到来的时候，我们沏了两杯茶，在他的房间里坐下来。我是受一个朋友的嘱托，去向他转致一份好意；他四十一岁了，还是独自一人，我们都希望帮助他成功一段姻缘。我是一个星期之内第二次上他那儿去的。我不以为这样的方式很必要，但有的时候，事情也只好像这样。

“孟陶，”闲谈了一会之后，我就把话转入了本题，并解释地说：“……像这样，当然有些……隔膜，不过你知道……”

他沉吟着，好一会没有说出话来。他的身上有着一一种男性的、既宽容又执着的气度，对日子怀着一种热忱，同样又相当沉静，是很使人歆慕的。他原来毕业于历史系。我和他小时候住在一起，是很亲近的邻居，但我们很早就分开了，待到又相见，却是十多年过去，还是在前年，一九七九年的夏天，他来到省城里工作的时候。看起来，刚刚过去不久那段蹉跎的日子，似乎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什么阴郁的痕迹。

“……这样好不好呢？”后来他终于这样说，带一点深思，神情还是像平日一样从容。“我先告诉你一件事，然后……”

于是他给我讲了这段故事。

—

一九七〇年，我三十岁的时候，生活的波浪把我搁浅在一处远远的小镇上。那地方叫青羊场，有一间小学，还有一间共有两个班级的初级中学。我就在那间中学里当教师。那时候我们所处的时代厌恶我们；尽管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卑微和安分，我们的日子是这样的贫困而苦辛，但在同志们倡导的那种革命事业面前，我们却仿佛与生俱来地有罪。打击是随时袭来的，有时像芒刺一样轻，有时像拉满了的弓弦一样紧。……我像一张纸屑一样零落着，后来就来到了青羊场，在那儿默默地住下了。

请不要用江南集镇的繁华景象来想象我们的青羊场，那不过是几截短短的小街罢了，孤寂地坐落在两道连绵的岭岗之间，串在一条终年空荡荡的山间马路上；那石子路的一端消失在一座长满灌木丛的小川前，另一端翻过一座土坡；终于也一样，仿佛一隅长久地被遗弃的地方。从街上走过，才能觉得两边的年深月久的瓦檐在向你压下来。那些临街、歪歪斜斜的窗棂和壁板，曾经按照规定而涂上一层红土，但早已被风雨的尘土模糊了，更显得沉重和黯淡。不断有墨黑

的标语零零碎碎地贴上去,又总是有破碎的纸屑剥落,瑟瑟缩缩的,让人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愁苦。

小街平日一片冷清,有几间小小的店铺,漠然地半开半掩,卖一些蒙着灰尘的搪瓷把缸,同有食盐。好一阵才有人拖着布鞋从街面上穿过,也像影子一样无声。或者晴天,一两朵白云悄然地划过去,鸡懒洋洋地伸长脖颈叫了;或者是雨天,细雨缠绵地落下来,小街湿透了,长久地积着粘糊糊的、使鞋子深陷下去的泥水。只有到了赶场的日子,庄稼人才到街上来,做一点零星的买卖,但田地里的出产很少,也只是匆匆地来,又匆匆地散开。后来不再允许赶场,那么就连这一点匆匆的相见也就没有了。……当然,碰到大的批判会在召开,或者规定的游行,声讨和欢庆在举行,庄稼人也会被催促着,在正午过了好久才牵连地来到街上,再不就严严实实、无边无际的深夜里,突然有一阵零零落落的锣鼓敲响,那时街上也会显得几分喧嚷,但这喧嚷却透出一种逼人必灵的紧张,使人一阵阵的凄惶。

我除了寄信、买烟卷和煤油,一次也不到街上去。烟卷和煤油是配给的,并且时时缺货,我就更不容易去了。我蜷缩在自己的小屋里。我们的学校略略离着街子,在一座小山坡上,有一点稀疏的林子,一块草地,一列砖房和两列木房,旁边还有一条时常干涸的小河。我的屋子离操场比较远,是一列木房的最后一间,很矮小。门前有一小块空空的泥地,栽着一株桃树,两株李树。要不是我偶尔还抬起头来,看见桃花开了,或者李树结了又小又青的李子,就差不多以为日子不再流淌……

时日漫漫……挂在老柳树上的半截废钢管,在黎明的时分寂寞地敲响。我赶紧起来,到小河边去盥洗,顺便带回一盆清水。之后,屏住气息,和八九位同事一道坐下来,读老三篇,也读报纸和文件,时时检讨自己,小心翼翼地发言,寒气散开,淡淡的阳光照到门外的柳枝上,吃早饭的时候到了,低矮的厨房里依旧阴暗,地上沾湿着,屋里浮着柴草的青烟。那位作为零工请来的女人,总是牵挂着自己家里的事情,不能把一锅白菜煮好。……同学们从乡间赶来了,要是天冷,他们会带来一只只竹灰笼,里面装着一些半燃不燃的柴草的灰烬,然后一整天都瑟缩着,伏在那笼子上,我给他们念语录,或者一首诗:“革命红旗迎风扬,五洲四海齐欢唱。”他们大声地读着,把尾音读得长长的,悄悄在斜着眼睛看我,然后在钟声响起来的时候一阵风地跑掉,很快地散开了……那么好了,漫长的一个白天总算是过去了,我可以回到小屋里,想一想自己的心事,占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晚上,如果刚好这个晚上不再召集政治学习,而小街也不再敲响锣鼓……

那些夜晚,蛙声如潮,或者虫声如雨,风尖利地掠过纸窗,或是月光清亮地照着一树桃李,我满心疑惑地翻出一点什么来悄悄地阅读,再不就兀自地坐着,让各种踪迹在脑海里自来自去。更深夜静,远方的城市里的亲人的面孔,牵连地近上心头;奶奶老了,只剩下一张满是皱纹的脸,和一双没有表情的、呆滞的眼睛,就那么黯然地看着我,爸爸的背佝偻起来了,正背着我,妈妈呢,用手撩着围裙,步履早已不再轻盈……接下去,我的心紧缩起来,眼前映出一张深敛双眉的姑娘的面影,那是温幼瑜,她也在山那边、山那边的那一座城市里。哦,那座城市,对于我差不多就是一坐卡玛河之城。

卡玛河一座城。

在哪里?

我们自己也说不清。

手也摸不着,

脚也走不到!

一想起幼瑜,我就禁不住在心里说:哦,我们的痛苦的爱!那时候我们正背着一只爱情的十字架,等待着某一个末日的到来。我如果还有什么日常的等待,就是盼望她的来信。但是,每逢我把她的来信拈在手上,心思就变得既尖锐而淡泊,仿佛在聚拢,却又像在散开……

二

我与幼瑜,是在我们完全年轻的时候认识的,在故乡的那座城市里,那时她还是外语系二年级的女生。我不想叙述我们相见到相爱的那些细节了,不难想见从教室里静静地射出来的灯光,还有寂寞的周末的一点林荫道。我们年轻,愉快地相识,许多时候都高高兴兴地在一起,以为我们相爱了。一般地看来,相爱仿佛就像这样。总之,没有过多久,我们就以为走到了尽头。但是,到头来我们才明白,被我们看成一切的,不过只是一个序幕,而被我们认为是结果的,恰好才是一个起始。

开始,我们被分开了。这不是由于误会,我说过了,我们所处的时代厌恶我们。在我们离开学校的时候,我必须到远远的地方去,幼瑜呢,却在原地留下来。既然我们相好,同志们就让我们分开。我们很难受,这不用说了,但一点也不以为事情已经完结。我们相互地说:不要紧,别离是常有的事情,不是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”?晨光熹微之中,幼瑜送我上路的时候,正是这样说的。我们那时仍然只是在说着别人留给我们的动人的言语,以慰我们凄然的行程,和真实的离别相比,实在是言不及义。隔着客车的车窗,看见幼瑜纤弱地站在车窗之下,我已经感到了我们彼此是怎样的孤寂。而最后的一次挥手被车窗划断之后,幼瑜就仿佛退隐到另一个人世上去了。那一个人确实存在,但却像幻景一样缥缈;而在我存留着的这一个人世上,千呼万唤,也是唤不出幼瑜那样一个人来的……

之后呢,不住的金乌西坠了,玉兔东升了,不用多久我就深深地明白,我再也不能回到那一座我曾置身过的那座城市。故乡不过是生命之路的第一个大站口罢了,我是不怯惧离开它的,而我后来置身的乡间既然也有芸芸众生栖息,我也就没有理由不住下去。但是,如果我不能踏上故乡那一片土地,我就无法和幼瑜在一起。我永远也越不过面前的重重青山了,因为这决不会得到允许,若能允许,又何必当初呢?我清楚这一点,好比清楚太阳是从东方升起来,而月亮是从西边落下去。

那么,她难道不可以依旧乘了那一辆牵引人向远方的客车,从山那一边走过来?也许是可以的,但她终究没有来。那边是热乡热土,这边呢?却是苍山如海。而她又是那样的纤弱。……她的父母也不允许;父亲老是取下眼镜来擦拭,母亲不作声,从厨房走进卧室。他们阅历过人世的风雨。“等一等吧,也该有一点准备。”母亲有一次这样说,深深地忧虑,叫人惭愧极了。真的,为什么要这样着急,而不再等一等呢?说不定,一切会渐渐好起来的。

对了,一切都会渐渐好起来,我们都这样想,怀着各自的希望。……等着吧,等着就好了,年轻人的那一点感情无非只能生出一点有限的快乐,用来度过春风沉醉的傍晚是充裕的,用来支撑日复一日的的不平安的日子,却未必能够;等下去吧,到头来,如流的岁月就会洗涤旧迹,而新的叶芽也会在难堪的寂寞之中生长起来,最后刺穿那一点点情感的外壳。事情就是这样,没有多久,一颗晶亮的星星升起来了,在幼瑜的身旁。他晶亮,就因为他在幼瑜的身旁,出入于同一座灰色的机关大楼里。

那时我和好些人一道,住在枞树林中间的一座破败的庙子里。我们由同志们管教着,放牛、

打柴和种菜。这本来也是很好的,……但是,当然,实际的情形也不那么好。我总盼着晚上的到来,希望很快就夜深深。在黑沉沉的夜色的庇护下,眼前的一切都可以得歇,我躺在牛栏顶上的干草堆里,又才在仿佛已经遥远的记忆里找到自己,感动自身的真实存在。不,庄生并没有化为蝴蝶,一切并不是那么容易。那时候,我就想起那个人和幼瑜。尽管我一直不曾见到过他,但他的声音和面容,却清晰地来到我的心里。也许,一个住在城里的人的模样,是容易想见的?

……开始,大约是黄昏的时分,一天末了的时候,人们匆匆地赶回家,她和他偶然在大楼前面的铁栅那儿相遇。这样的相遇已经有过许多次了,是很寻常的,那一天,他笑了笑:“下班了?”她也笑了一笑,点点头。不,这并不意味着什么。但这样的情形后来重复了,很容易的,也很随便的,谈话就略略多了一些。他们一道往前走,在第一个岔道口那儿分手,暮色十分轻柔,拘谨地道过再见,他往左,而她往右。到后来,傍晚时分的铁栅那儿,他们开始有所等候。……春天来了,大街上的法国梧桐树透出了新绿,黄昏延续得很久,风梦一样地吹拂,日子依然艰难,匆匆地来去的人们还是穿上了薄薄的衣衫;在岔道口那儿,他依依地不愿分开,恭谦地提出要送她一段。她迟疑着,一时没有说出话来,他们却已经踏上了左边的人行道,绕过了街头红色的栏杆。那以后不久,有一天,他们伫立着的影子。“请你下次不要这样送我,”幼瑜抑郁地说:“你知道,我……”他神情黯然地点头:“我知道,我知道的……”接着,他抬起头来,那么迷茫而卑躬地对她说,他是知道她的情况的,但他不过是愿意看见她,时时想着她罢了,不然,整整一个晚上都像丢了什么似的;至于格外的念头,他却一点也不敢有,清楚自己无望,只是心里难受。幼瑜一声不响地听他说完,嘴唇嚅嚅着……

……这时候鸡叫了,远远近近的,在庙子近旁的人家的鸡埭里,一声接着一声,使正在到来的乡间的黎明显得寒冷而凄清。我听见那头黄牛在栏里嚼草,不时的喷着鼻鸣;林子里也有了动静,是鸟儿在扇动翅子;小河那儿好像已经有人在担水。我突然觉得手臂麻木而冰凉,连忙挪动了一下身子,把手从枕上放下来,伸进被子去暖和一会。暖和一会吧,又一个漫长的白天跟着就要开始了……

我仿佛是用我的灵魂追随着幼瑜而看见她的这一切的。我曾经把那些夜里我看见的情景写下来,后来从青羊场寄给幼瑜。好在给我回信之中不著一词,只不无悲哀地告诉我,对于他,她的双亲非常满意。“妈妈现在心满意足了。”她在信中正是这样告诉我的。

像这样,有时幼瑜一个月,两个月也不给我写一封信,有时候呢,一个星期就寄来二封。在我手中的一叠信中,有时她冷淡而灰心,哭泣着,一次又一次地祝福我,要我从此忘记她;另外一些时候,她严厉地责怪自己,要我原谅她,说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一起的,在纸上写下了好些热情的字句,就她来说,那是不能写得更热情了。之后,一切又从头开始,回复到冷淡,并循环下去。

差不多到了这样的时候我们才真正开始捉摸属于自己的爱情词汇。我不知道我们的所得是不是一致。不,我一点也不抱怨她,请想一想吧,她是那样的柔弱;我也不抱怨她的父母,因为我自己也有双亲;但是当我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抬起头来,看到我们往日那么看重的爱情不过是一种选择,对自身的日子那么一点考虑,心里说不出的索然了。对了,我们不过是用那样多的真诚而纯洁的字眼谈到它,因此也就觉得自己是真诚纯洁的……

黄昏到来的时候,我宕延着不点亮桌上的油灯,晦暗之中我坐在椅子上,一次次地窥望到我和幼瑜的结局。但我不想把它说出来,还像原来一样等待。等着那要到来的到来。我实在不希望我们结束得怎么快;同时呢,我们毕竟肩负着过往的日子留给我们的重负,那是我们以爱情的名义而加在彼此身上的,我不甘愿用自己的手把它摘下来,我得走到最后。

三

我就这样在青羊场过着我的日子，满心要瞧瞧它到头来是怎么一个模样。

挂在老柳树上的那截废钢管依旧地敲响，这之中，春天过去了，夏天过去了，雾岚沉重起来的时候，秋天开始了。

开学后不久的一个下午，上完了课，同学们也早已走散，如水的阳光静静地照耀，四下里没有一点声响。不时有一片梧桐树叶飘落下来，先落在瓦檐上，后来又落在泥地上。白天还有好一阵才能过完，我犹豫着，想找一找住在操场边上的徐老师，向他借一份他订阅的外省的报纸。后来我就去了。

徐老师很客气，很快就为我把一本装订好的报纸找出来，并请我抽烟，要我坐一会。他比我先两年到青羊场，是外地一所著名大学的毕业生，很和气，戴一副镜片裂开了缝的黑边眼镜，头发很浓，说话带着很重的家乡口音。

我一边点燃烟卷，一边想着是不是该留下一会。但烟卷既已点燃，立即走掉是不恰当的，我在一张方凳上坐下了。

我们寻思着，想找一点恰当的谈话。略一停，他就给我沏茶。正在这时，屋外有人叫他。

“徐老师，在家？”

像是一个姑娘的声音，喜悦而亲切的。

“哦，”徐老师停住了往杯子里盛水，微微扬起了头来，“是小萍？进来，请进来！”

一阵欢快的脚步声响过以后，一个姑娘来到门槛那儿。她是欢欢喜喜地从窗户那过绕过来的，看见屋子里不光只有徐老师一个人，美丽的眼睛稚气地闪亮了一下，轻轻地“哦”了一声，露出一丝惊讶，停住了仿佛她刚才不应该那样欢喜，那神情像小姑娘一样羞怯。

“进来吧，小萍，这是孙老师，不要紧的！”

“孙老师。”

她恭敬地叫我，然后走进来，先是站在桌边，徐老师两次让她坐下，她才坐下了，刚好沾了那么一点椅子。

她的明净和美丽使人很惊愕；而且你还明明感到她的心地一片善良，像白日清风一样，没有蒙受一丝纤尘；……也许，更使人惊愕和感动的，是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年轻美丽，她穿着一件白底、带蓝色小圆点的上衣，一条草绿色的长裤和一双棕黄色的凉鞋，那么局促地坐地那儿，仿佛她丑陋，怯于让人窥视。这姑娘是谁呢？我惊异为什么一次也没有看见过她。

我站起身来，开始向徐老师告辞。

徐老师挽留我，小萍也因此显得不安。我略一踌躇，还是告辞了。从徐老师家里出来，穿过空荡荡的、黄泥地的操场时，我心里不知为什么有一点怅怅，但不久也就过去了。

我没有想到我后来还会见到那个叫小萍的姑娘，但后来我发现，她是常到徐老师家里来的。不知怎样一来，我常常看见她从那几株老柳树下走过。她走路比较快，微微地低着头，并不看两旁，照直地走过来，又照直地走回去。

她总是在下午，课上完之后，到我们学校里来。天气晴朗，她的整个身姿都显得那样明亮，正是那宽阔的阳光。要是天色阴晦，乌云低低地压着，你抑郁地觉得冬天很快就会来临，那时小萍来了，浅色而单薄的上衣依旧洁净，你就会想起节令实在还是初秋，还有好些天高云淡的日子

呢!……雨天,地上泥泞得厉害,有人在操场上疏落地铺上一行石块和破砖头,然后小心地从上面踩过,像走过一座桥;小萍来了的时候,最喜欢这样踩过了,仿佛是一种很愉快的游戏。开始她小心地伸出一只脚,踩好一块砖头,后来加快了脚步,很快地走到尽头;这时候,她的腰肢,她那长长的腿和不时伸开来的手臂,就会显得特别美;她兀自地微笑或皱眉头,十分地孩子气,都是那样的纯洁和甜蜜。……她的略略飘散的发丝,闪亮的眼睛,还有面庞柔和而清晰的侧影,究竟是凭借了什么力量,会显得这样的明媚而感人至深?要想清楚这一点是不容易的。你只能隐隐地想到生命的奥秘、力量和骄傲!

生命的光辉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光辉!人世间的偏远又何妨?如晦的风雨又何妨?只要它的足迹所到,无处不变得一片明亮!……这一点说来也蹊跷,三十年的岁月倏忽地过去了,我才在这青羊场第一次从小萍身上领会到。我默默地在一旁看着小萍来来去去,心里生出好些捉摸不定的、却是生动亲切的情绪,觉得青羊场的人生也并非是一片黯淡,疑心自己的心地过于狭窄,那实在是不应该、也犯不着的。每逢小萍从我的面前走过,我的心也净化了,净化得一如她的那种诚挚和明洁。我常常因此而想起高尔基的《二十六个和一个》,觉得天才的心诚然是博大的;……但是,许许多多的时候,我心里还是压抑得厉害的,感到一种形秽和不能自容……

后来我知道了,小萍的家就在青羊场的小街上,父亲早已去世,母亲是任教多年的小学教师;她十九岁,没有正式工作,临时在小学里代一点课,从暑期开始,请徐老师帮助她补习数学,希望能够把她担任的课程上好……

有一天,对了,这已经是旧历的九月末尾,小萍从徐老师家里离开得迟了一些。我去过厨房了,回来的时候,刚好和她在柳树跟前相遇。远远地看见我的时候,她就显得有些慌张,临了,她停下来,依样恭敬地叫了我一声。

“孙老师。”

随即她又局促了,仿佛她不知道要不要用眼光看着我。

“哦……你现在,才回去?”

“嗯。”

她抬起头来。赧然一笑。

我们就这样分开了。我往前走,穿过操场,开始上几级随便砌起来的石阶,那时我不知为什么停下来,并回过头去。

小萍正望着我。也许我正是感到身后有她的目光,才禁不住回过头的。她站在小路的尽头,就要拐弯的地方,面向着我,并没有什么遮掩。……跟着她就跑开了,也没有什么遮掩,小姑娘一样好奇和羞怯,却显出不以为是做错了什么事。

我不禁笑了,看了一回小路;那时我才发觉,在柳枝的掩映下,小路原也是很动人的,尽头连着一道浅浅的斜坡,静静地被阳光照亮,上面的灌木丛蒙上一层淡淡的金黄,还有一束石蒜花怒放……

四

这样的,又是好些日子一天天过去……

我没有再和小萍说过话。她对于我,是这样的熟识,又这样的陌生。照说,多半还该就这样陌生下去,情形不往往是如此?

但是,我们却亲近起来了。

我不知道生活为什么让我和小萍在这人世的一隅相逢。也许,追究这一点是没有必要的吧,这正是人世的日子!仿佛我不遇见小萍,也会遇见一些什么别的,虽然情形就不定大为两样,但归根结底都是生活的赐予。

当我想起小萍的时候,心里总是这样明亮,因为她本身既明亮,又连带着阳光;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是那样的晴朗,而我们的第一次比较多的谈起话来,也是在十月小阳春里的好天气。

那是一个星期天,学校里差不多空无一人。

久雨初晴,同事们都不知道去什么地方了。我们学校教师之间,很有一点“小国寡民”般的不相往来,这样庶几能免去许多是非。我只隐隐地知道,有一位在自家屋里不停地做家俱,有一位翻来覆去地拆装一架半导体收音机,还有一位一本一本在看医药书,到野外去挖几味草药……那天呢,都看不见他们。

午饭过后,我坐在自己的小屋里,把门打开,让阳光的气息透进来。开始,我读一本残缺的小说,我用一叠旧的练习本从卖食盐的女人那儿换来的,她用它们来包杂物;那是一本契诃夫的小说,我清楚地记得我读着的一篇叫《圣诞节的前夜》。……后来,渐渐的,那种时时袭来的,又亲切又忧伤的情绪爬上了我的心头,扩散开来,我把书本放在桌上,让眼光漫无目的地从门限那儿望出去……那是空无一人的收割以后被犁开的水田,林木疏落的近山和远山,都不声不响地沐浴在澄清的阳光里;田埂上有一棵杉树立着,孤独地被阳光照得透亮。

不知过了多久,我听见屋外的泥地上——我说过了,那儿有一棵桃树,两株李树——响着清晰的脚步声,停了,又响起来。

我站起来,走到门边。

是小萍!

……其实,我已想到是她?或者盼望是她?

她看见了我,赧然一笑,像那天在柳树下一样。“……徐老师……不在……”她说。

我告诉她,徐老师到乡下去了,清早就去的。

她走过来,站在桃树下。

“孙老师,你就住这一间?”

我说是的。

“那么,”她用她的那么明净的眼光看着我,“大家都出去了,你咋不出去玩呢?”

我笑了,告诉她,在屋里坐坐也好的。

“就这样坐着吗?”

“哦,也做一点事情。”

我伸手到衣袋里去掏烟卷,但不在,在桌上,我回过身去取。

她走近了一点,倚在门那儿,打量着我的屋子。

我邀请她是否进来坐一会,她大大方方地进来了,站在我用来作书桌的一张临窗的条桌边。我请她坐,她便靠着壁板的我唯一的一张没有漆过的条凳上坐下了。

开始,我们随便地说着点什么,后来,在一次停顿过后,她说:

“孙老师,我觉得你和别的老师不一样……”

“哦,”我不以为然地问她,“什么地方不一样呢?”

她被难住了,明媚地笑起来。但她终于说:

“要我说,我当然说不出……我觉得你好像在想很多事,心里很苦。”

我似乎受了一击,但撑着。

“你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来呢?”

“我也说不出,”她说也许是根据我的态度而觉得自己乱说了话,有些害羞,“我只是,觉得……”

我默然了。一个善良而深情的少女的心,就像一面连一个锈点也没有的明镜,不依靠分析,也不借助推理,就能照见一个人的心灵。而这一种照见,不是为了探索,也不怀别的目的,只因为她有一颗纯洁的心,好比一颗星就有一颗星的星光……

“孙老师,那天你买到了煤油没有呢?”

“哦,”我记不起来,“哪一天?”

她笑了,她也说不清楚。

“以后,孙老师你要煤油的时候,让我给你去买!”

“谢谢你,小萍,谢谢了。”

“我和她,很熟的。”

“谁?”

“她,——卖煤油的那个人呀!”

这一次,我笑了,我的思路还没有回过头来。

……后来,我送她出门。她已经走到最远的那一株李树下,忽然又回过身来。

“孙老师,你给我一只油瓶!”

我还没有回答,她兀自笑了;

“不,不用,我家里有的,能找到!”

最后她说:“买好了,我给你送来……”

她走了,年轻、姣好的身影消失在木房的柱子那儿。……她哪一天看见我买煤油呢?我想。嗯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我从操场上或是小镇的街走过,已经莫名地不像原来那样淡泊,觉得仿佛有一双眼睛在我的背后或侧面注视我;那是一双可爱的眼睛;也许我早已想到(或盼望)是小萍?但却从来没有承认;……现在呢,我好像明白一点什么了。

回到屋里,一眼看见我那黑褐色、不胜陈旧的壁板,我不禁有些疑惑:难道小萍真的来过这里?……我那间末尾而灰暗的屋子,是差不多没有人、而我也以为不会再有人来的!……但是真的有人来过了,刚才,小萍就坐在这张凳上;这儿恍然还有她年轻的容颜,存留着她的铃兰一般的芬芳;她确实是从这人世上走来的,从那一株没有叶片也没有花的桃树下走过来……

五

从那以后,小萍就常到我的屋子里来。在那些静悄悄的星期天,在那繁星满天或月黑头的夜晚,四下里沉静下来而我的心也沉寂起来的时候,我便能听到她轻轻的却是急促的脚步声……

她不敲门,总是在门那儿停下来,轻声地叫我。她那轻俏的声音每一次都使我深深的颤动。门咿呀地打开,就切近地现出她的美丽而稚气的脸庞。夜色朦胧,淡淡的油灯光线照亮,她的双眉那样青黛,眼里闪亮着清明动人的光辉。她有时对我顽皮地一笑,那样任性,又那样柔情,仿

佛说：

“你看，我又来了……”

她差不多总要给我带一点东西。一把葵花子，那是她上我这儿的时候，顺便从街上买来的，包在一张小小的，印着细碎的花瓣的手绢里。一只桔子或几颗水果糖，那是她妈妈分给她和弟弟的，她为我留下了。

“孙老师，”她笑着，把糖果递给我，一点也不觉得零碎和拮据，“妈妈今天给我的……”

跟着她自己剥开一块，用她白亮而细密的牙齿试着咬了一下，送进口里，一边的面颊可爱地鼓起一些来，同时把剥下来的糖纸用心折成一只小小的方块。

“街上买的？”我看着，也禁不住把一张透明的糖纸剥开。

她点点头：“就这样一种。”

接下来，我们谈起话来。她开始告诉我青羊场上新发生的各种事情。比方他们学校里有两位老师昨天下午吵架了，吵得很厉害，老师们分成两种意见，各自站在一边，“一点小事，为什么会吵起来呢？”她的眼睛思索地闪亮着，有些困惑。但她跟着又灿烂地笑起来了，想起了别的愉快的事情。高兴地告诉我，县里有一个电影队要到街上来放映《卖花姑娘》了，消息已经传过了好久，一直没有来，但是这一次真的要来了，已经有人向每一户人家收钱，凑足了就放映。她用眼光直直地看着我：“孙老师，《卖花姑娘》你看过吗？他们说很好看的，比《地道战》好看，是不是呢？”

“也许吧……”我说，“我也没看过。”

她说完了一点，总是会停下来，用她明媚的眼光那样信任地看着我，等着我回答她。她相信我，总以为我懂得很多，那些都是她一点也不明白的，我的看法一定是对的，不会哄骗她，有时候，我斟酌着，说得并不清楚，她也微微蹙着眉，认真地思量。静静地点头，仿佛那不清楚是她自己的能力不够。这总是使我很惶恐，一次又一次地用心挑选词汇。

小萍来的时候，还总不忘在手里带一个练习本什么的，使人要细细在体味这位少女的细致的用心。倘若幼瑜，这是用来表现少女和矜持的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和幼瑜约好在文汇大街的岔路口那儿相见。我早早地去了，等着她。她也来了，没有一点笑容，寂寂的样子，说是她妈要她上街来买一只茶杯，她才到街上来的。我在心底里笑了，对她说：那么我们在下一次相见的时候，就该买茶叶了，我总之是会有这种好运道的。她听了也不笑，还是那种寂寂的表情，但我们漫步了一个晚上，杯子到底没有买。……小萍的练习本呢，虽然和幼瑜的茶杯一样，是一种无力的遮掩，却不是对着我的。小萍似乎自己也觉得好笑，一进到屋里，就把练习本丢在一旁，对我坦然地微笑……直到走的时候，又才把那卷成圆筒的本子拾起来。

这种会心的微笑，会一下子使彼此的心亲近起来，生出浸人的柔情。但也就是这样的時候，我的心底深处却浮起了阴影。这样下去，会不会生出一些枝叶来连累小萍？……

一个风吹得很厉害的黄昏，我不知道小萍会不会来，但我还是把房门给她留下了，自己得出去一会，因为学校里响起了召集老师们的钟声，说不定又有什么紧急的事情。

但没有紧急的事情，是县里有一个电话会议的精神要传达。我们的日子很大一部分是由惊慌慌的会议来渲染的。我回来的时候，小萍正坐在我那张椅子上。

她一见我，就站起来让座。

“回来了？”她倚着桌子站好，眼光愉快地闪亮，说，“我在你的抽屉里放了一件东西……”

“怎样的一件东西呢？”我问，并用手去拉抽屉的把手。

她伸过手来,压住我的手。

“不能看?”我停住。

她柔情地看着我,说:“等我走了,你再看……好不好?”

我坐下,往椅背上靠下去。

“小萍,”我说,“这样,就叫我更想马上看了。”

她羞涩地低下了头。

“其实呢,”她说,又很快地抬起了头:“也没有什么……”

“那么,我现在……?”

她想了一想说:“好吧!……只是,你不要笑我。”

是一只煮熟了的咸蛋。

“唔?”我不明白这为什么不能看。

“那天你不是说过,今天是你的生日?”

“哦,”我笑起来,“好像是吧,可是……”

“是……这样吗?”

我一下子沉吟起来,不由得把眼光久久地望着她。好些年了,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。

小萍略带一点惊讶地看着我,仿佛说:莫非你不相信?真的是这样呀!

“孙老师,”过后她试着说,“你……不高兴?”

“不,小萍,不是……”

透过她的挚诚的眼光,我不是从原来那种痛苦的角度,而是从加一种生动的角度,感到了我作为一个人的真实的存在。同时,我那心里的阴影,又在疾速地散开……

“那么,孙老师,……你在想些什么呢?”

她立即发觉了我心头的异样,急切起来,不安地问我。我心里只要有一点小小的涟漪,她总是一下子就能感到。

“小萍,嗯,你知道……”我想了一想,就决定对她把我心里的忧虑讲出来。人世生活的严峻竟是要由我向小萍来说明,这使我的心里一阵冷凉,但也不能不这样。我开始向她说到我的处境,用上了资产阶级思想、批判、改造,这样一些我们在一起还不曾用过的字眼。我说下去,尽量把情形说得我实际的处境一样严重……

我还没有说完,小萍笑了,如释重负地笑了……

“孙老师,”她说,“你不要想这些……”

是这样吗?就只是为了这一点吗?那你完全不要担忧好了!她的笑容和眼光都是在对我这样说。

“可是,小萍,你要知道……”

“不会的!”她热切地打断我,“孙老师,不会的!……不是的!……”

我想告诉她不想是不成的,因为不论你高兴也罢,不高兴也罢,它总是铁一样存在,不容我们背过身去。但她只是摇头,对我微笑,要我放心。……她的一颗心那样朴素而实在,你可以用严谨的逻辑形式向她证明人像狗,因为你家的狗像邻家的猴子,猴子又像类人猿,而类人猿是像人的,所以狗像人,你可以向她证明,她对这一推理的过程分辨不清,但她的心却让她一下子撇开这个过程,直接地不承认那个结论。

“不会的,不会……”

她这样说,怎么不会呢,她说不清,也不想去弄清。到后来我就觉得言过其实了,极不高明,找不到权衡事物的真正尺度,人为地把一切看得过分糟糕……于是也禁不住笑了。我本来也不想信那些论证,那不过是危言耸听罢了,人们其实是不难弄清楚的!

接下去,也无风雨也无晴,我们谈起了别的。

六

经过这一次……比方说徘徊吧,我们似乎更亲近了。

小萍匆匆地来,依依地去,在刚下过雨、地面留着浅浅的水凼、树叶也湿漉漉的时候;在如水的阳光浸着草地,小河和林子的时候;在墨一般的夜色笼罩、天与地的界限都消失在混沌之中的时候……

她来了,依样在门限那儿对我无声而明媚地微笑,却更为深情。

在小萍面前,我不敢用卑微的内心来妄自猜测她心中的感情;但是,一个人的心也容不得欺骗自己,从而欺骗别人。当小萍坐在我近旁,那样深情地望着我的时候,她的眼睛里有什么呢?有的是少女的深切的关怀、热爱和信任,使人觉得她的灵魂的纯真的跳动。她的心灵里的一切都向你袒露了……像这样的,你怎能有一点点委屈呢?于是我想到了幼瑜。这是不能不想到的、也不会不想到的。我知道这一切从情理上究竟该怎样才好,我只是觉得自己不对、不该。

可是我不会在小萍到来的时候有更多的思索和选择的余地,因为从小萍的神情看来,她显然不明白或者来以为这中间还有什么可思索和选择的,不等我说些什么,她已经愉快地微笑着,对我说起话来了,她的眼里的光辉把一切东零西碎的计较都驱散无余了。

但我总不能不对她说明。我优柔地想寻找一个相宜的时机。

小萍总是无误地在一切能够上我这儿的时候到我的屋子里来,有时她走得急,进到屋子里还微微地喘着气,说是晚饭迟了一点,之后又要把家里的水缸担满水后就迟了,有时呢,她懊恼地告诉我,说她正要上我这儿来,妈妈却要她做一件家事,她真急了,只好赶紧做完,然后才赶来。接着,就担心地问我是不是等待了很久,是不是不高兴。……其实,我们并没有约定过时间。看见她急急地赶来,听见她的喘息,简直还能窥见她的心跳,我的心激越起来,说不出的难受。

风渐渐地凄紧,雨又潇潇的,树叶都落完了,只剩下灰色的枝干,一进入腊月就下了一场冰凌……小萍依旧来来去去,这之中,旧历的年底来到了。

年是过得很冷清的,除夕我待在自己的屋子里看书,却也听到小街上有一点零星的爆竹。小萍没有来。初一的大清早,她来了,匆匆的,面颊因冷风的吹拂而红润润的。

“孙老师,你以为我不来了吧?”

她一进门就仔细地捉摸我的脸色。

“我心里真着急!”她坐不下来,一直走近我。“昨天晚上我是要来的,但家里的人不让我出门,……两个叔叔拉着大家打牌。我一点也没有心思。我想,你一定在等我。……但叔叔们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看我们的!”

她告诉我她有两个叔叔,一个是本省的兰县,一个在北方的一座城市里,今年约好了来看他们一家,她吃早饭的时候还一定得赶回去。

“小萍,你今天就不要来了。”

“我不!……”她着急地说,“今早上我家里有客人来,徐老师也在的……吃年糕,我给你带来了!”

她捧给我一个红纸包,外面依旧包着她的手绢。是蒸好了的、又圆又小的米糕。

“并不是很好吃,只是好玩,每一块都拴上腰带,”她爱娇地说,“……是我做的。”

是的,每一块都系着很匀净的、切得细丝的白菜。

她为我把木炭火加大一些,又把我一夜在烟灰碟里积下的烟灰倒掉,才走了。临走,她走到我的面前,站着,直视我,用差不多恳求的声音对我说,要我一定等她,她一定要来的,早饭一吃完就来。

我准备用小萍送给我的年糕做早饭,但我掂在手里,终于一块也没有吃。

她真的很快就回来了。

她径直地推开门,投给我一个会心的微笑,转过身仔细地把门掩好。直到挪过凳子坐好之后,她才透过一口气,隔着猩红燃着的木炭,把她的手伸给我,仿佛说:“好了,我们现在在一起了!”

我们谈起话来。……后来,小萍向我问起一支歌曲,问我是不是记得那些歌词,因为她无意中听见他们学校里的一位老师唱过一次,很喜欢。我记不清楚了,那是原来的一支并不怎么好的电影歌曲,不知怎样一来又被人们悄悄拾起来。但我记得我曾经偶然习过一本歌曲集,就站起来,为她在书箱里找一找。

没有找到,几次的迁徙、查抄,手边的一点书籍早失散得不剩几本了,但是,却不知从哪一本书里翻出几张照片,簌簌地掉在地上。

“照片?”小萍问,“谁的呢?”

我一一地拾起来,失笑了:“我的。”

“快给我看看!”

那是几年以前拍摄的,像我们的流年一样模糊而黯淡了,不知怎样还存留下来。我想了想,把它们递给小萍。

不多的几张,她一张张地仔细看过去。把照片还给我时,她却留下了一张。

“这一张,”她把照片捏在手里,那是很小的一张,“就不还了,好吗?”

一时我没有话。

“孙老师,”她又问,眼光闪烁着,“……好吗?”

“可是,小萍,这不是一张……别人的照片?”

“嗯?”

“而且,是一张……,你不该留着它,……就是我送给你,你也不应该要。”

小萍似乎明白一点什么了,我看见她的双颊绯红起来。

“孙老师,”她低下了头,轻声地说,“我并没有……随便要别人的……这是你的……”

一张照片也许是不要紧的,但我心里所想的并不是一张照片。

我终于说出来了:“小萍,你知不知道呢?我有一位……”

“我知道的。”

我惊诧了:“你知道些什么呢?从哪儿知道的呢?”

“我听我们学校的老师说的,说她在大城市里工作,原来是你的同学……”

哦,小萍她不是不知道,而是知道的。我不由得又像上次一样,聚拢眼光来,长久地注视着

她……

但她依然明媚地笑着,从她美丽的眼神里看不出一丝阴影,一丝格外的情形。后来,她被我看得有些害羞了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看我呢?”她说着轻轻地用手推我的膝盖,摇醒我。接着,她像原来一样顽皮地说:“我这样子,和往天又有什么不同!”

“那么,小萍,你是怎么想的呢?”

“什么怎么想?”她茫然地问我,不明白。

“……就是,关于她……”

“哦,”她恍悟过来,现出一种羡慕的神情,热忱地说起来,“我想过,想过好多次呢!我想,她一定很好,不管那方面都好,完全不像我这咱野样子,也不像我们这儿随便哪一个。还有呢,她对你一定很好!”

小萍她是这样想的!她的话里完全没有哪怕一丝正言若反的意味。

“还有呢?”我问。

“还有,我想不到了。”她摇摇头,因此而很自愧。

我默然了。我想问小萍:既然这样,你为什么还要上我这儿来呢?为什么还要对我怎么好呢?但我没有问。能为什么呢?难道可以这样问小萍吗?……可以问幼瑜为什么不来,却不必问小萍为什么要来!

……但是,就在当天下午,小萍走后不久,我十分意外地接到一份电报;是幼瑜发来的,她说四天以后要到青羊场来。

这简直有些叫人不相信……,也许,幼瑜她……?

七

四天的时间很快过去了。到了幼瑜要来的日子,从清早起,我就仔细倾听大路上的车辆驶过的声音。青羊场不通客车,幼瑜也不会步行,那么,她唯有搭上驶过青羊场的载重货车。好在正是寒假,有几天空的日子,学校里沉寂得很,车辆从路上过是听得很真切的。

早上没有车驶过。正午来了一辆车,但幼瑜没有来。

下午,小萍来了。

“温姐没有来?”她轻轻地推开门,眼光清炯炯的。

“哦,没有。”

她悄然地点头:“只来过一辆车……”

她也注意车辆,在和我一道等待。

接到电报的第二天,小萍来的时候,我把消息告诉了她。“真的?”她的眼光兴奋地闪亮起来,为我高兴,也为她将要见到幼瑜而高兴,脸上又现出了那种仰慕的神情,一下子沉浸在愉快的冥想之中。后来,她转过脸来望着我,好像有什么事情使得她很慌张:“那么,孙老师,你说我该怎么称呼她呢?”我想了一想说:“称她姐姐好了。”她娇嗔地看了我一眼,羞怯地笑起来,笑得那样真切:“咋行呢?像我这样一丁点,咋能叫她姐姐呢?”她把自己看得很低、很小。但毕竟没有更合适的称呼,她终于同意像这样。“我就叫她姐姐,”她点了点头,接着兀自笑起来,仿佛感到她做了一件愉快的、却是可笑的事情。

“今天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车来!”她说,怀着热切的期望。

“她不能来,也说不定……”

我这样说是有自己的考虑的,我毕竟比较了解幼瑜。

“不会的,孙老师,温姐姐要来的!”

……下午很快就过去了。一直到黄昏,还有两辆车驶过。每次我都走出屋子,到学校旁边的土坡上去探望。每一次车都是隆隆地驶过去,一切又很快归于岑寂,看不到一个人影,只是铅色的天低低地压着,灰黑的,蒙着一层薄薄的泥泞的大路无声地伸延……

我最后一次走下土坡的时候,暮色已经合围了,小街零星在闪着灯火,隐隐地传过来有线广播。我回到小屋,把油灯拨亮。

坐了一会——最后倾听了一会之后,我开始找出一本书来。仍是一本残缺了的,不过却是另外弄来的一本。

但我听见了脚步声。

这样地过了一阵,我站起来,端上油灯,打开门。看见桃树下有一个人影,那么,是小萍。

“温姐姐没有来?”她走了过来。

“没有,——你快进来吧!”

我给她沏了茶,把火弄得旺一些。

“小萍,外面很冷,风吹得很厉害呢……”

“准是没搭上车,”她却用心去想着,“你想,货车是不一定碰得上的,碰上了,也不一定能够带人……”

“是这样的。”我说,“今天晚上,你叔叔和弟弟他们,在做些什么呢?”

但小萍不肯转换思路。

“又在打牌!”她继续说:“一听见街上有车,我就跑出去看……但后来那一辆开过去的时候,我刚好在吃饭,我以为……”

“可是,真来了,你也认不出来。”

“我认得出来!”

我自己落到话题里去了。

“那你说说看!”

“叫我说呢,是的,叫我说我当然说不出来……不过,我知道,如果温姐姐来了,我一定能认出来!”

……整个晚上,我总想把话题岔开;幼瑜要来,又何必推测?幼瑜不来,又何必推测?主要的是,一推测就会直推测下去,沉重得叫人受不住,但直到临走,小萍还是坚持温姐姐明天会来。

第二天幼瑜仍没有来。

“明天!”小萍说,“明天一定要来了!”

第三天黄昏,我又开始点燃油灯。

“孙老师,温姐姐来了!”小萍快乐的声音在屋外响起来。

“那好,”我在屋里回答她,“让我们打开门欢迎!”

但日子好像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嘲弄人的机会的;在我的门外,相互地拉着手站着的,正是幼瑜和小萍。

是不是小萍比我更有信心,所以她接到了幼瑜?

……当我和幼瑜一道邀小萍也进屋里来和时候，她推辞了。

“温姐姐，孙老师，我回去了，”小萍说，“我等一会再来！”

我说：“为什么要等一会呢？”

幼瑜告诉我，她晚上要住到小萍家里。她一下车，小萍就接住了她，一同到小萍家里去了，并且已经相约好了。因为小萍家里的人都到乡间作客去了，家里仅剩她一个人，一切都会方便的。

“等一会我再来接温姐姐！”小萍甜甜地说，她确实是很高兴的，幼瑜也愿意住在她家里，她就更高兴了。

我本来已经和徐老师说好，我到他那儿住几天。但我又忧心自己的一间屋子太冷，幼瑜会住不下去。现在好了，我松了一口气。

“小萍，你不用来了，”我忙着对小萍说，“天这样冷！我们自己会来的！”

“不，我来，我晚一些再来！”

不等我们再说什么，她走了。

八

我竟然和幼瑜相对地坐着了，在寂寂的、寒冷的夜里，守着一盆木炭火，听着风不住地从纸窗上掠过去……

这仿佛不是真的。这人世上还真有一个幼瑜？一时间我禁不住恍惚。……但这是真的，幼瑜正坐在我的桌子边。我真的看见了她那敛着的双眉、抿着的嘴唇。她穿着一件崭新的、深棕色的呢子短大衣，围着一条白色的尼龙巾，依旧纤弱、文静、雅致，而内心的活动也轻易不能从表情上看起来。只是，显然的，也不像原来那样年轻了，时间毕竟过去了许多，而且又是这样过去的，真叫人有宛若隔世之感。

“幼瑜，”我心里掠过—个想法，便说出来了，“真的，谁想得到呢？……我们可曾想到过吗？我们的又相见，竟然是这样一个我们原来完全不知道名字的小镇上，在这月黑风紧的夜晚，在这样—灯如豆的小屋里……”

我是不无激动地这样说着，但我发觉她默默地，就惭愧起来，说不下去了。一切是这样清楚，这不是多余的？

我们紧要地要说的，当然是关于我们自己；但这太难堪了，叫人不敢轻易提起。……但是，又总是不能沉默下去，后来，我只好挑无关紧要的。

“这么晚才到，是没搭上车吧？”

“只有在县城的车站上等货车！”

这是不难想见的事实，也是我们彼此清楚的。

“家里的人还好吧？”

“好，有时也不那么好，不是什么样的日子都得过—过？”

这是一本小说里的句子。

“你这一次……”

“是抽到工作队，下乡去。……顺便来看看你。”

“哦，这很顺便。”